



12253

息齋集卷之二目錄

送同鄉諸學博還南序

成均語錄序

石亭近稿序

詩草序

同升錄序

李文全集序

讀尹河南文集序

息齋集

卷二

目錄

讀三易集序

讀蘇武子遺集序

讀天慵子集序

譯峩籟續集序

金華遊記序

會墨法定本序

乾坤法象序

菊潭先生易史序



王氏家譜序

明文奇賞鈔序

讀王文恪集序

讀周恭肅集序

石雲居制藝序

王周臣減菴文稿序

語閒錄序

大中丞韓公奏議序

息齋集

卷二

目錄

木香張氏族譜序

牛戒彙鈔後序

丁飛濤行稿序

自知錄序

安雅堂文集序

吳羽三行稿序

太上感應篇說定序

乙未科會試錄序

脩歸安縣儒學序

撫東奏疏序

白東谷先生文集序

吳蘇州去思詩文集序

息齋集卷之二目錄

終

息齋集

卷二

目錄

三

吳補山去思詩文集序

白東谷去思詩文集序

撫東奏疏序

脩歸安縣儒學序

息齋集卷之二

松陵金之俊豈凡著

送同鄉諸學博還南序

上御極之五年夏四月詔策天下明經吾浙之貢于

廷者四十有八人內拔貢生一十八人爲司文者所拔
士之尤皆魁傑少年好古力學以文章意氣自豪者
榜放合有司格三人其十五人皆除廣文去歸其里
將行來就余別各出自序文一首請正余受而讀之

息齋集

卷二

同鄉一

一

不覺頓足起曰有是哉諸子而僅以司訓往也然司
訓而何以幸得諸子也夫諸子亦知師道之尊乎亦
知師道之所以尊惟能使學者爲有師乎昔胡安定
教授湖州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致禮部
貢舉歲所得士安定弟子十常居四五其人賢愚皆
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
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以是學者
有師首稱安定今諸子旣居安定之位而受若事矣

必當以安定之教授湖州者爲學者師使禮樂仁義蔚然而興而文體之返雅還醇人心之反邪歸正道之撥亂爲治胥諸子爲師之責也師道不綦尊哉若夫及今歲大比奪桂榜魁南宮取巍科高第如拾芥此諸子章句事耳不足爲諸子賀也十五子爲誰虎林則江子玉畏何子又彬黃子闡叔葉子月升茗上則沈子丹頴孫子眉仙朱子炎馭吳子問圓李子又喁嘉禾則郁子文韜勞子雲將周子采臣支子惠

息齋集

卷二

同鄉二

二

侯及我家劔耿藍珂一時壇幃相望化雨繽紛盡在吳山越水間倘異日者諸子之及門猶得追遡所自而相與語曰憶疇昔里人金某曾爲文以贈之有云魁傑少年好古力學以文章意氣自豪者卽吾師也則子有厚幸矣諸子勉之

子亦有文遜此簡變而貫

百史先生評

成均語錄序

董仲舒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若是乎。學之關於教化者。重而師之所繫于學者。尤重也。

清朝鼎興。崇尚學較。慎選師儒。視前尤加悉焉。大司成孝緒胡公。以碩學茂修。特膺

簡命。毅然以興起教化爲己任。謂古人學而後入政。未

息齋集

卷二

成均一

三

聞以政學。今日遊辟雍而執經問難之輩。卽他日縮印綬而敷教宣化之流。若不講明聖賢立言之旨。何以發揮聖賢澤民之學。曾子固所云。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此皆造士者之過也。余之所怒焉。大慮也。于是日進生徒。而橫經講道。反覆提撕。響如振玉。日積月累。彙之爲成均語錄。每發一義。必解去粘縛。脫盡窠臼。而又嚴黜邪妄。詭

誕○背○聖○真○而○流○二○氏○之○說○使○學○人○曉○然○見○聖○賢○之○心○
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而○因○以○自○見○其○心○原○渾○
然○具○足○聖○賢○之○心○以○之○端○學○術○正○人○品○達○國○體○裕○經○
濟○舉○積○此○矣○將○來○教○化○蒸○蔚○風○俗○淳○茂○所○在○黎○民○樂○
業○盜○賊○衰○止○俾○

聖○天○子○收○崇○儒○嚮○學○之○明○效○而○立○臻○郅○隆○者○皆○胡○公○造○
士○力○也○嗚○呼○觀○茲○錄○也○乃○見○明○體○適○用○之○學○未○有○不○
知○經○傳○爲○何○語○身○心○性○命○爲○何○物○而○貿○貿○焉○自○誤○誤○

息齋集

卷二

成均二

四

人○并○誤○天○下○國○家○者○也○然○則○世○又○何○必○以○道○學○爲○詬○
病○哉○

先生未嘗講學正使登壇者將下座避之

百史先

生評

石亭近稿序

韓文公之言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渺，謹
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
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
好之，則不暇以爲，余讀大廷尉北海孫公石亭近稿，
古體始知北海乃性能而好之者也，不然何暇以爲
也，豈其有愁思耶，而聲之要渺若斯也，豈其真窮苦
耶，而言之易好乃爾也，體人情數世事，感滄桑，嘆俯
息齋集

卷二

石亭一

五

仰情酸味厚，歌短泣長，真有令人悄然以悲，肅然以
恐，復令人奮然以振，淡然而遠者矣，憶杜工部有云，
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又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
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淒淒切切蕭蕭悠悠，庶幾其
似我北海耶，嗟乎北海之於詩，固性能而好之者也，
然亦其時爲之也，故名公貴卿，得與羈旅草野爭能，
于天壤間，余因是而又重有慨矣，是爲石亭近稿序。

平涼趙浚谷喜爲簡文然多重滯之音不如此之
淡永而有體裁也結處感在情中在言外與唐宋

大家同觀 百史先生評

息齋集

卷二

石亭二

六



大家同觀

百史先生評



平涼趙浚谷喜爲簡文然多重滯之音不如此之
淡永而有體裁也結處感在情中在言外與唐宋

詩草序

歐陽永叔美梅聖俞之詩有曰其初喜爲清麗閑肆
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
餘益老以勁其應于人者多故詞非一體非如唐諸
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夫言詩者必以唐爲宗
而永叔何以駕聖俞而上之則甚矣諸體備具之爲
難也若吾友奉常戴道嘿有焉道嘿示余詩草一冊
自壬申至丁丑爲一卷自戊寅至丙戌爲二卷丁亥
爲三卷凡閱歲十有六年僅得詩一百三十餘篇道
嘿之自訂綦約而嚴矣然而時事之推遷景物之變
換盡于其中道嘿之愉情悲思俠骨雪腸與夫涉歷
患難後之深學老識見于山巔水涯之嘯咏征夫閨
婦之嘆嗟以及吊古贈今悵離憶別之所歛歔而寄
托亦約畧盡于其中其詩之爲體則有律有絕有古
有近蓋無格之不具也其詩之爲境則或清麗而閑
以淡也或涵泳而深以遠也或琢刻出奇而又本之

息齋集

卷二

詩草一

七

氣完力餘。彌老以勁也。蓋無妙之不臻也。以是知歐陽氏之言。非深于詩者不能道。而余不知詩。何能妄評道嘿之詩哉。故爲之述。歐陽氏之言如此。雖然。道嘿年甫壯盛。將來學日益深。識日益老。則自今戊子以後。道嘿且不自知其詩之所至。而余又何能妄爲之測也耶。

渾而到東而裕。可謂老氣橫九州矣。

百史先生評

息齋集

卷二

草詩二

八

同升錄序

上御極之五年，秋七月十四日辰時，內三院吏部欽奉聖諭，陳名夏升吏部尚書，謝啓光升戶部尚書，李若琳升禮部尚書，劉餘祐升兵部尚書，党崇雅升刑部尚書，金之俊升工部尚書，徐起元升都察院左都御史。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不敢例辭，各祇遵謝。

恩受事訖，因退而歎曰：我儕待罪，卿貳數載于茲，不過謹守繩墨，奉行故事而已。揆之職守，未有寸補，宜從

息齋集

卷二

同升一

九

幽黜之典，忽荷顯擢之恩，俾疎遠舊臣，獲隨展土開疆，攀鱗附翼之宗，親勳舊，並列正卿，渥哉。

君恩也。宜有以紀之。爰視同年同咨例，梓云同升錄錄。

成而臣之俊謹，拜手爲之序曰：漢官之得爲正卿，乃自諸臣而始乎。不勝感尤，不勝懼也。嘗攷之周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春官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以九

伐之法正邦國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
邦國冬官之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
工是其一焉御史臺掌贊書而授法令歷代因之異
其名不異其職凡邦國之有未靖與法令之有未行
則均無所辭咎焉蓋六卿與御史臺之爲任綦專而
責亦綦重矣

清朝鼎興設官一沿舊制獨部院之長則皆宗親勲舊
爲之良以從

息齋集

卷二

同升二

十

龍諸臣邦國同休方克膺斯任而無忝厥職也漢官僅
爲之貳尚惴惴虞弗稱然猶可諉曰邦國大事當爲
者長任之我欲爲而未得爲耳茲名夏等七人不由
廷議簡自

宸衷一日而擢爲部院之長視猶滿官則旣予以得爲
之名而并畀以得爲之實矣得爲而弗能可懼也卽
未必果有得爲之實而亦已居得爲之名矣無其實
而居其名更可懼也然則諸臣猶可諉曰邦國大事

自有爲之長者任之哉黜陟之有垂衡歟國計民生
之有偏絀歟典章禮樂之有未備歟六師弗張而偃
武無期歟五刑未允而獄有寃民歟帑藏或糜于工
作紀綱或弛于臺憲歟凡若此者皆諸臣之咎也故
曰漢官之得爲正卿自諸臣而始不勝感尤不勝懼
也自今以往相與切劘砥礪奮其所得爲勉其所弗
得爲祿位彌高則宜居之彌淡職守愈重則當持之
愈謹以庶幾無負

息齋集

卷二

同升三

十一

君恩之優渥使他日睹斯錄者曰
朝廷之重視漢官有如此諸臣之能自重而卒爲漢官
重者有如此漢官之不厭薄于

朝廷實始自諸臣者有如此則茲錄也匪直識一時埏
篲之雅且以賡千載喜起之盛也否則後之人將有
歷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嗚呼其可懼爲何如也耶

一意迴折讀之懼心油然而生文章可以移情真
如伯牙之過海上觀水嘯鳥鳴也

百史先生評

李文全集序

李文全集唐李習之翱之文明景泰間河東邢讓手錄抄本順治二年乙酉鉅鹿徐子長善偶得之市肆亂帙中凡一百三首徐子力學好古喜獲所未睹遂梓之而以一編示余余讀而爲之序曰余生平愛慕翱之爲文不減于韓子惜乎其不多見于世而力學好古之徐子乃獲睹其全于千餘年之後豈翱之爲文其業已至自有不可滅沒者經久而彌著耶抑徐息齋集

卷二

文全一

十一

子好古而得所趨向其精專志一自有以相感相喻故不期而與其文遇耶昔韓子云近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又歐陽子讀李翱文有云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甚矣古人之不妄許人以文有如韓子而古人之善讀書恨不卽與其人生同時有如歐陽氏哉翱嘗寄從弟正辭書曰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

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
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及余卒業
是編。而後知翺之爲文。悉皆仁義之辭。非復後世。摛
英。揆藻。以一藝爭鳴者。比宜乎韓子之許其有得而
歐陽氏讀其爲文。遂有生不同時之歎也。嗚呼。讀茲
集者。其亦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亦
不失凡爲古人作者之意。然後可以言讀書。并可以
言學文也。已矣。

息齋集

卷二

文全二

十三

善讀古人書於尋常感泳。便如同時同學。言愈簡
淡。乃臻神奇。讀此等文。而不以爲神奇者。必不知
文者也。百史先生評

讀尹河南文集序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之貴簡而能爲簡者匪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所得河南先生文集抄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緊嚴果有當于簡卽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之多皆精于理核息齋集

卷二

尹河一

古

于事而無靡詞無溢氣雖詳而仍不害其爲簡也原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天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褒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彊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群書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

之爲文也。此簡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攷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深于春秋，辭約而理精，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廷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息齋集

卷二

尹河二

五

當以評尹先生者評此文，世人喋喋不能休，吾欲借先生爲并州剪刀，剪斷千萬緒也。百史先生評

讀三易集序

三易集者嘉定唐叔達先生名時升者所著爲詩文也。按嘉定有四先生之稱爲程孟陽嘉燧婁子柔堅李長蘅流芳而先生蓋居其一云。先生年未及壯遂謝章句肆力古學。一時二三博雅君子如瑯琊王元美暨王文肅父子皆盛相推服。然在吳頗著而海內蔑聞。在當時則稱而後學罕道。豈先生學不近名而名亦不之歸歟。抑自歸太僕震川先生以後古學一

息齋集

卷二

三易一

六

派獨在祁川。其淵源爲有所自而未可槩期之天下後世之人歟。則甚矣世俗之重名位而輕文章也。余從吾友百史所睹先生集。其嘯歌咏言不具論讀其論序碑記諸作。想見先生涵肆六經。汎濫百氏。而又深明當世之務。凡兵農錢穀。始終沿革之故。及古今治忽成敗得失之所以然。一如身履目擊。而犁然指諸其掌。至其相與酬答贈遺。一軌于道德義理。無諛言無溢詞。有若嚴師之垂訓于其上。而執友之忠

告○于○其○旁○所○謂○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者○先○生○有
焉○嗚○呼○使○先○生○得○志○于○時○而○備○位○宰○相○諫○官○文○學○侍
從○之○間○其○所○樹○立○必○有○炳○然○可○觀○安○在○稍○遜○于○瑯○琊
諸○公○而○世○俗○之○膾○炙○其○文○章○者○又○豈○顧○問○哉○惜○也○僅
以○韋○布○終○先○生○之○所○以○鮮○聞○于○海○內○而○後○學○多○莫○能
舉○其○姓○氏○者○職○此○故○也○雖○然○文○章○豈○終○藉○名○位○哉○我
吳○古○學○一○派○當○俗○尚○波○靡○後○幸○衍○如○綫○之○緒○于○未○斷
而○迄○今○文○章○家○猶○知○有○嚮○慕○歸○太○僕○爲○先○民○法○程○者
息○齋○集

卷二

三十一

七

不○可○謂○非○先○生○力○也○余○是○以○讀○而○序○之○質○之○有○志○古
學○者

古○文○辭○藉○叔○達○諸○君○爲○火○之○傳○而○豈○凡○先○生○序○之
則○光○明○宣○朗○如○退○之○所○云○萬○丈○燄○矣○此○道○所○以○絕
而○復○續○也

百史先生評

讀蘇武子遺集序

明曆雖不滿三百禩。文人輩出其間。能爲秦漢及唐。宋諸大家之文者。皆有卓然可觀。不遜于古。而世人多忽近而求遠。貴耳而賤目。重顯達而畧韋素。是以其所求所貴所重者。其爲文未必皆可傳。而文之真可傳者。未必不在世人所忽之賤之畧之之內。此非好尚論議之不同。良由胸中無識。以至之也。吾友百史氏博學有識。肆力文章者二十餘年。獨不溺于時趨。今銳意搜討明文。將表其可傳者。以見明文中。不乏齊驅秦漢唐宋之卓然大家。一日得蘇武子遺集一帙。拍案疾呼。顧謂余曰。此豫章蘇子名桓者也。其人曾與吾友。其材敏其氣剛。其學古于經史子集。靡所不貫。能深究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原。畫其所見。洋洋灑灑。不減賈陸鼂董。而爲文深得先輩正宗。嘗偕艾千子暨余論文。三人之好尚論議。如一。當竟陵中。吳狂瀾幾倒之時。藉其砥柱之力。不淺惜也。困阨

息齋集

卷二

蘇武

六

諸生年甫及壯竟賫志以沒。使得竟其所學而大用。于世吾又何能測其所至哉。今僅存遺稿若干首。已不失爲卓然古之真大家矣。余受而讀之。信明文中不乏可傳者。有如此也。恨當吾世不獲友其人。而猶幸讀其文。雖不獲盡讀其文而已。慨然想見其爲人。甚矣百史之有識也。非百史則武子之文幾何不爲世人之所忽之。賤之畧之也。嗚呼。此遂足以傳武子也。耶。然武子亦因是以傳矣。

息齋集

卷二

蘇武二

五

武子必傳以有先生文也。何嘗不在人間。

百史先

生評

讀天慵子集序

鹿門先生文旨有云文章之或盛或衰特于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鎮宋之西夏特擅兵裂土以相雄于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旁屬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藝者漢唐宋是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旨哉言乎文章有統不可竊也明代自

息齋集

卷二

天慵一

三

北地以後爲歷城爲琅琊爲公安爲景陵爲雲間一時倡者叱咤從者辟易其能如鹿門先生所謂得道而折衷于六藝者耶抑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者耶嗚呼之數家者大抵皆草竊之流割裂經子勦襲遷固心溺齊梁陳隋之間目無唐宋以下自鳴爲盛實趨于衰按之六藝之遺蕩然無復有存焉者已吾友百史氏有概于中嘗爲余言近日惟豫章蘇武子艾千子二子之爲文有得于鹿門先生

歸本六藝之旨能于草竊縱橫之時出死力以扶正
統惜乎皆不大竟其業以傳于世僅各存遺稿若干
首深可歎也余既讀蘇子遺稿而序之茲又讀艾子
天慵子集而卒業焉他文不具論讀其論文諸書曰
文之古者高也朴也疏也拙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
爲六朝者輕也渺也詭也雋也巧也排也又曰子曰
修辭立其誠未聞以浮華爲誠也子曰辭達而已矣
未聞以臃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
息齋集

卷二

天慵二

三

有要則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餽釘剝切句字爲體
要也反覆辨論卓然不惑于流俗率多類此真不減
子與氏之距邪放淫昌黎子之摧陷廓清使文章之
統如日星之燦于天而不復爲黃雲毒霧之所翳蝕
而滅沒者千子之功詎云渺小哉宜吾百史之亟與
蘇子並稱而百史極力表章二子于厄窮身死之後
如此其諄摯而不已其有功于文統又何如也余是
以讀艾子集而又爲序之如此

得此序使孝廉茂才如在天地間

百史先生評

息齋集

卷二

天慵三

室



息齋集卷二天慵三

譯峩籟續集序

余少時讀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云當令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爲山林村居表作苑囿耳私心嘗竊快此論謂九疑何幸而得次山開此生面欲躋之五岳之尊也今讀菊潭胡先生譯峩籟續集益令人擊節稱快爲三峩開生面者其茲集乎先生曾三遊峩山視王逸少欲遊此而終身不果者其緣何如矣三遊歲次爲己未甲子己卯昨

息齋集

卷二

譯峩一

三

丁亥秋又復作夢遊凡三十年間足之所履目之所遇與夫夢之所接並三遊而四矣豈猶未足以窮峩之勝傳峩之神哉而先生曰未也有前余遊者所得較先其才華性靈之所裝綴而洗發各爲賈奇售異余何敢信足信目并信我夢寐而不求諸古人也于是揆擇唐宋以來諸人之詩之紀偕先生前後所作彙成一集且繪之以圖而命名曰籟是茲集也不獨譜其所可聞所可見并莊周所謂不聞之寥寥乎而

欲聞之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而欲見之者也而猶
恐觀者之得于疑似恍惚未必如身在兜羅綿雲之
表又從而爲之譯使夫疑似者逼真恍惚者有據而
峩山生面至此始盡開矣安在三峩之于先生稍遜
九疑之于次山也哉嗚呼名山也文人也相得益彰
千古一轍也是爲譯峩籟序

如聞蘇門之嘯山鳴谷應近日點染文皆瓦缶聲
也 百史先生評

息齋集

卷二

譯峩二

七

金華遊記序

金子曰士非近乎道者未可與語遊也嘗讀白樂天遊大林寺序云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以是知名勝之在天地間如清風明月處處有之人人得而有之而苟非近道之人則將終其身料纏膠結于名場利窟靡他志亦靡暇晷能有天地間之所不禁人有者胡可得

息齋集

卷二

金華一

三五

耶此魯論以樂山樂水獨歸之仁知良有以也太學張子三省績學好古士之近乎道者也一日出笥中所携金華遊記示余且告余曰省自八歲渡楊子從先人客白下輒有志四方旣而充邑弟子員凡六蹶棘闈自恨局影蓬簷甕牖中目圍未廣學力未充尚遠于聖賢之道若遇合遲速豈容心哉于是聞婺州仙洞之勝甲于東南且多古今有道之士遺風可挹遂溯錢塘歷桐江偕二三同人往遊因爲之記以誌

其勝誠不敢負斯遊也。然未審果能不負斯遊否也。請先生一言正之。余夢想三洞非朝夕矣。但未嘗曳履其間。亦烏能知子之果不負斯遊否耶。雖然。余卒業茲記。觀子筆繪口吟。若置我于圓暢樓中。挹沈約諸人流風遺韻于千載之下。而盡有全姿勝概矣。謂子之不負斯遊可也。嗚呼。向使張子以困阨諸生。故一爲名利所誘。其能有此遊否乎。故曰士非近道者。未可與語遊也。然則張子從此道日益進。則遊日益廣。而茲記特其嚆矢已耳。

息齋集

卷二

金華二

三六

作遊序者多矣。點綴山川或有景色。能如此有關係否。所謂言之合乎道也。百史先生評

會墨法定本序

文章之道以理爲主氣爲輔而不可離乎法所謂理者盡寓經書傳註中必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直與孔孟程朱印心源于數千載之間不失累黍針芒而理出焉所謂氣者譬江淮河漢之水行于地中騰瀾怒濤噴漩逆折浩乎莫禦放乎無垠雖蛟魚百怪出沒洶湧而不知所以汨乎其三尺幅之內有呼吸千里之勢而氣益焉然理勝于

息齋集

卷二

會墨一

三

氣則病爲艱深爲板實氣勝于理則病爲膚莽爲散漫理與氣交受其病者法不足故也法者何如日月星辰之運于天經緯次舍遲留伏逆有一定不爽之度又如古名將用兵或多多益善或以寡勝衆或堂堂正正鉦鼓旌旗耀日震天或乘間出奇枕席度師千軍萬馬寂不聞聲多寡奇正惟所用之總不失律此所謂法也法一成而不亂則理明氣昌醇正典雅雄渾博大之文出矣余少聞先輩之論若此迄今四

十餘年文風屢變俗尚亦殊似與先輩之論未盡符合而余獨尊其所聞不以徇時今春謬膺

簡命典禮闈竊持此相士而少宗伯胡公亦力主其說不稍二合三百八十五人體裁務盡其變率範我馳驅者撤闈後果多可而少怪爭欲出其卷懸之國門而余不敢以所嗜強人也會甫草計子以兩浙名雋來貢于

廷能精古今業胸中卓然有先輩典型者偕仲兒世濂

息齋集

卷二

會墨二

三

取全闈卷竭晝夜力卒業焉因謂余曰先生所嗜非癖也遂哀其優者若干卷付劄氏弁之曰墨法定本嗚呼以余所聞先輩之論得甫草一叅訂之而庶乎其可定也已

命典禮闈竊持此相士而少宗伯胡公亦力主其說不稍二合三百八十五人體裁務盡其變率範我馳驅者撤闈後果多可而少怪爭欲出其卷懸之國門而余不敢以所嗜強人也會甫草計子以兩浙名雋來貢于廷能精古今業胸中卓然有先輩典型者偕仲兒世濂

息齋集卷二會墨二三

乾坤法象序

松陵徐子宿南。以堪輿名家。人與遊者。莫不服其言論。以爲深得曾楊廖賴之秘。徵驗若神。一時三吳士大夫。咸推青烏家。有松陵徐宿南云。時過吳門。與余孫秉樸善。余讀其書而奇之。因與之言曰。堪輿儒者事也。盈天地間。莫非一氣。有氣則有理。有理則有數。有數則有形。於是太極不得不分爲陰陽。陰陽不得不分爲動靜。動靜不得不淆爲萬象。象昭而形判焉。

息齋集

卷二

乾坤一

三九

今觀徐子之書。上推乾象。而星辰之遲留伏逆。天官類也。下衍坤輿。而山川之昂俛聚散。九丘理也。及于十二律之相成。八音之吞吐。黃鐘蘊也。八卦之易位。元會之推遷。河洛義也。真儒學之精。且備者矣。夫士而無學。則不能審理。以命數察氣。以辨形。而况乎地勢之迴合。風氣之轉移。起伏屈伸。變化莫測者乎。今徐子之學。若此。以之審察陰陽。分別休咎。論氣則風霆雨露。不能易其常矣。論理則進退衰旺。不能愆其

則矣而且吉凶禍福兆乎數以挾天地之奧向背得失著乎形以揆人事之變宜乎徐子之學非近時形家者流也且聞徐子性至孝昔爲兩親卜善兆曾遇異人授異書研究三十餘年遂精其學至此豈偶然哉今其書具在凡爲仁人孝子者家置一冊可也余是以樂爲之序

息齋集

卷二

乾坤二

三

其人對異書而哀三十餘年...
宋香齋也且聞徐子於至孝昔爲兩親卜善兆曾
遇異人授異書研究三十餘年遂精其學至此豈
偶然哉今其書具在凡爲仁人孝子者家置一冊
可也余是以樂爲之序

菊潭先生易史序

經經而史緯。自左氏昉也。董江都、劉中壘，因有繁露、五行之作，皆叅互人事以求是非吉凶之合，用垂法戒。宋真西山大學衍義，經緯昭晰，明丘瓊山補之爲全書，其條貫事理，備乙夜之觀者，最著且要。獨易之爲道，幽圓浩頤，變化屢遷，非極深研幾，遽難以人事揣合。京房以下諸家，肆其窺索，比摭災異，以風切當世。然未免附會近踏，駁矣求其于理事叅互之際，因

息齋集

卷二

菊潭一

三

也。菊潭胡先生，以天授夙悟，振起西蜀博洽窮經，編韋啓奧，直踞子雲之席，居恒研六位之遷變，搜十翼之精微，上下數千百年間，瞭然于興衰理亂得失倚伏之故，與夫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消長之關，推移摩盪，羅布心胸，無迕銖黍，旣出其中，正易簡之學，光贊鴻謨，建確乎不拔之業，復以藏往知來，觸類徵應，隨爻配事，擷端彰微，著明理事合一之大原，書成

名曰易史間以示余而命之序余讀而歎曰思深哉
先生之爲是編也易而史則全易皆史凡易之理有
一之不足範圍乎史無以成易也史而易則全史皆
易凡史之事有一之不必裁成乎易無以成史也理
之占事以有定燭無定其法嚴惟嚴故起人乾乾之
惕而爲悔吝凶厲之防事之占理以無方驗有方其
法活惟活尤動人兢兢之震而有補過無咎之凜余
蠡測是編中凡是非吉凶信于既占者什之三信于
不待占者什之七占吉而吉占凶而凶占非其人事
之吉則理吉而凶占非其人事之凶則理凶而吉此
信于既占者也理經乎事故命吉命凶者理主之而
無俟觀于事後事緯乎理故形吉形凶與夫旋吉旋
凶者事主之而無俟玩于理先此信于不待占者也
其間或比覈而如律或旁通而如例不周內以爲功
不成敗以爲案舉造化盈虛消息之自然與人事臧
否應違之當然無不呼吸通而聲響合嗚呼先生闡

易至此直通身是易矣談史至此直通身之手眼皆
史矣至先生自序有云陰陽互根剛柔交克者天運
也天生小人以厲君子仍責君子以化小人又云往
往包小人者治敵小人者亂以小人攻小人者得中
策以君子用小人者得上策尤旨哉言乎從來世運
循環不患君子道消而患君子獨矜爲君子則每以
孤而成其消不患小人道長而患君子過絕夫小人
則每以激而成其長剛之所以折柔之所以厲而運

息齋集

卷二

菊潭三

三

祚○隨○之○千○古○一○轍○也○皆○不○知○易○不○讀○史○之○過○也○有○心
世道者請反復斯編焉始知昔人經緯之書咸有指
歸不得稱專美矣又寧屑沾沾拾太圓之藩哉

王氏家譜序

大宗伯敬齋王公輯王氏家譜成特持以示余屬爲之序余讀而歎曰有是哉王公之爲秩宗也能修明其禮于朝著之間以之立綱陳紀翊景運之休隆而復敦厚其禮于家庭之內于焉礪俗維風直欲挽叔季爲淳古也請得而申言之粵稽氏族者古史官之所記也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之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息齋集

卷二

王氏一

三

篇王符姓氏論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畧柳冲族姓系錄宋廬陵歐陽氏則法史氏年表爲歐陽氏譜眉山蘇氏則法禮家宗圖爲蘇氏譜當世之學士大夫靡不留意姓氏之學故一家之人尊卑疏戚井井秩秩咸知肅焉以相敬藹焉以相愛愛敬篤而禮教興其所裨風俗世道豈淺鮮哉乃由古之道以觀今之族不無深可太息者或矜尚門第託附名家則假借異代遠不可知之苗裔而拜他人祠

墓亂自己宗支恬不爲怪此則世系之不明也或宗
派既淆名稱易混則有卑犯尊諱之謬有支庶奪嫡
之嫌至生卒年月亦多遺漏舛錯數傳以後便漫無
可攷此則名紀之不晰也或務飾聲華焜耀簡編于
事實不無乖離則一人之本末容有未詳子孫之睹
記半屬影響偶回護細行于一時反掩生平大節于
奕世此則傳誌之不核也或詳內傳而畧外紀則女
之有家者一適異姓藐隔同氣鮮不因時勢之遷改
息齋集

卷二

王氏二

三

門祚之旺衰爲情意厚薄以致漸疎漸遠且甚而相
睚眦齟齬焉竟忘其木本水源從先人之一體而分
此則外傳之不立也王公怒焉慮之蒐輯家乘志在
復古而譜法于是大備焉其首之以譜序也明譜之
所由作欲後之人知其所本而油然而生尊祖敬宗睦
族之心也其次之以例義也一曰世系重其世之有
可攷三世以上遠而無徵者不妄附也一曰名紀晰
其名號子女生卒配媵併葬域所在絜如列眉貫如

聯珠繁稱而無當者不以贅也。一曰內傳自王大夫母以下凡沒者生平遺行潛德微猷暨夫閭則婦儀必詳著本末期于核實寧直無誇稍忌而有所飾者弗之取也。一曰外傳女子生而有家則必書其所適之姓氏縱時勢遞遷炎涼屢易俾子若孫猶得循流溯源合異姓爲同氣不至若秦越人休戚罔關而有乖親親之誼也。然則王公之爲斯譜也其真得往古宗法之遺意而先王之禮以之治天下者未始不行。

息齋集

卷二

王氏三

三

之一家矣。昔歐陽公見蘇氏譜而歎曰是不可使獨我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余于王氏譜亦云嗚呼當今之能世其家者寧有若任丘王氏者哉。非以兩贈君而下方伯公父子祖孫後先鵲起成進士又一門兩大宗伯同朝同時俱赫然負公輔碩望爲能世其家而雙槐公之泊然世味棲神竺典躡還遺金引避詬詈其千古高風遐軌越數傳罔替而厥後益祇紹光大焉。此之謂能世其家也。蓋非世其功名

爵祿之謂而世其道德仁義之謂也漢袁楊之四世
五公晉王謝之百世卿族方之未足多矣余是以奮
筆樂道而爲之序

息齋集

卷二

王氏四

三七

明文奇賞鈔序

明文奇賞鈔者金子于歲戊子冬日擁爐息齋中讀
陳明卿太史之選而爲之摘錄以存者也有容見而
訝曰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明初如宋文獻
劉誠意方正學諸公大儒鼎彝之文尚已逮至中葉
弘正嘉隆間文人項背相望或爲史漢或爲唐宋大
家喙爭鳴不可枚指識者猶謂陳太史茲選選未
盡其人人未盡其文方存乎見少而子又何存乎見
息齋集

卷二

明文一

三

多而爲之鈔也金子曰否就太史之選觀之則存乎
見少就余之鈔觀之則存乎見多已夫立言者能與
立德立功並其不朽豈非以世道之治忽風俗之淳
澆人心之邪正胥于其言繫乎是非其言之可傳乃
其言之合乎道者道足以傳而言亦附之以傳也言
何以合乎道則不悖古聖賢六藝之旨而有關世道
風俗人心不以擇句選字勦襲浮華爲工者是也茅
鹿門先生云文章以道相盛衰不與時相高下旨哉

斯論乎言不近道則雖高擬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
之徒不過優孟衣冠耳縱膾炙一時後莫之傳言苟
不詭于道則雖近法韓歐蘇魯一派爲流俗之所擲
揄其氣自古其理自足以不朽然古今來儒生學士
畢世操觚所爲言之近道者蓋憂憂乎其難之也故
余于太史選中但得一二近道之言而存之使讀而
興起者世道之忽可轉治風俗之澆可還淳人心之
邪可歸正卽存其什之二三不已多耶余故曰觀太
史之選則存乎見少觀余之鈔則存乎見多而客又
何訝也客于是爽然而退

息齋集

卷二

明文二

完

有息齋著述便應有此論斷卽高擬司馬數語盡
發文章之蘊若弇州諸公早見及此必不妄詆歐

曾也

百史先生評

讀王文恪集序

明代制舉。菀惟成弘間號最盛。而守溪王文恪先生尤開闢一代。凡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無不誦法其言。奉爲典型。終明之世。莫之或尚也。然世皆知先生以制菀傳。而鮮有舉其古文詞者。雖同時邵二泉徐子容諸君子。爭重先生之文。以爲規模昌黎。以及秦漢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逮後王李等七子。握鉛槧。繼起壇坫。中原走儒生學士如狂。而先生之文。竟置弗講。已迄今荏苒二百餘年。卒未有崇先生文。駕七子而上之者。甚矣世之矜耳而賤目也。昔歐陽永叔讀李翱文。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余于先生亦云。先生爲文。簡而遠。質而古。所謂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非儷花鬪葉者比。故往往以少勝人之多。以淡勝人之濃。蓋上苞宋潛溪諸公。渾噩之氣。下開震川。遵巖諸公。簡嚴之法。卽謂先生。

息齋集

卷二

王文一

罕

爲唐之韓愈誰曰不宜抑陽明子之言曰王公所深
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
說以微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然則先
生之文乃見性之文也而又烏得不貴乎嗚呼後進
之士有志于古文者慎毋矜耳而賤目其視先生以
爲法可也

推重震澤與姚江同意其不可七子處只用一語
語不迫而意已至真有上觀下觀之眼不特爲吳

息齋集

卷二

王文二

四

中前輩爭壇坫也

百史先生評

讀周恭肅集序

吾邑白川周恭肅公名位崇隆景仰今昔而生平所著詩文若干卷則世鮮有舉而稱之者金子讀而歎曰此先輩有道之士也其詩清新俊潔其文淡簡古質蓋卓然不類乎流俗之爲文詞者而何以世莫之稱也因憶蘇文公以鳧繹先生詩文十餘篇示子瞻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矣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

息齋集

卷二

周恭一

望

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恭肅公之謂歟自公歿後天下之文日趨于濃郁纖麗遂無復爲公之文者宜乎世之莫稱也同時有顧惟賢先生名應祥者曾爲公作傳云以公務同至海上過公舟公方危坐觀書几上惟置薛文清讀書錄一冊字字皆圈點始知公之所學蓋有所本而非苟焉者聞公尤喜易著有讀易日解今其裔孫文學之彙將梓之以行于世又聞

公有至性。少時父母疾，嘗割股進愈之，而絕不以言及此。又篤行醇德之大者，嗚呼！公之學有本，原行有大節。若此而烏得不爲載道之言乎？信乎！其有似于鳧繹先生之有爲而作也。五穀也，藥石也，余爲公同里後學，雖不獲生同時而讀其集于百餘年後，慨然想見其爲人，不勝嚮往而私淑之。故奮筆爲之序，且以見先民之法程近在吾邑士，又何必忽近而慕遠也。

息齋集

卷二

周恭二

聖

若有恭肅在胸中，必不强附王李，若肯讀此等文，又不須强附近日名士矣。百史先生評

石雲居制莚序

文之不朽于天地間者有他道哉。理爲之主。法爲之輔而已矣。六經語孟之文理之原法之祖也。先秦兩漢唐宋大家之文附于理而不詭繩于法而不佻者也。理不足則氣索法不足則格卑氣索格卑則古意蕩然無復有存焉者矣。噫此近日制舉之文所由弊歟。然則救弊于今日莫如勉學者以通經學古。蓋能爲古文辭者未有不能爲制舉藝者也。昔王震澤歸息齋集

卷二

石雲一

四

震川唐昆陵茅歸安諸君子皆以制藝冠絕一時。而其論議必根本于經術。其開闔首尾抑揚錯綜必出入于遷固韓歐蘇曾數大家間。是以理明法備其爲制舉藝無異其爲古文詞。故足傳也。迄今百餘年來能爲震澤諸公之古今文者惟吾友陳百史先生其古文詞登作者之堂不具論。一日出向所行制藝集重訂之以付梓人而屬余爲序。余受而讀之一曰擬古。一曰擬先正。一曰臨塲。一曰擬墨。或爲古朴而醇。

深○或○爲○淡○遠○而○宕○折○或○爲○環○瑋○而○雄○博○其○遣○詞○布○局○
不○同○其○所○以○爲○理○爲○法○一○也○要○皆○以○近○古○得○之○雖○然○
茲○集○之○傳○播○久○矣○何○俟○余○言○而○世○之○崇○奉○其○文○者○恐○
僅○作○制○藝○觀○則○百○史○一○生○稽○古○之○力○似○反○以○舉○業○掩○
而○亦○非○今○日○重○訂○茲○集○以○勸○勉○後○學○通○經○學○古○勤○勤○
無○已○之○至○意○也○此○余○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也○百○史○嘗○
語○余○曰○吾○儒○雖○躬○行○不○及○聖○賢○既○已○操○觚○伸○紙○儼○然○
代○之○立○言○則○必○當○設○身○處○聖○賢○之○地○發○聖○賢○之○論○奈○
息○齋○集

卷二

石雲二

聖

何○其○相○率○爲○荒○唐○謬○悠○支○離○割○竄○之○語○句○入○室○而○操○
之○戈○耶○嗚○呼○百○史○之○言○如○此○宜○乎○其○爲○文○之○足○傳○與○
震○澤○諸○公○後○先○頡○頤○也○今○使○海○內○學○者○讀○茲○集○而○究○
心○于○其○所○爲○理○焉○法○焉○然○後○知○百○史○稽○古○之○力○不○淺○
而○亦○不○負○百○史○所○以○勤○勤○勸○勉○後○學○之○至○意○矣○獨○持○
是○以○求○合○于○有○司○尺○度○而○可○必○其○有○濟○也○哉○

予○文○不○敢○當○此○稱○許○總○撮○諸○大○家○發○明○大○義○不○啻○
自○言○所○得○有○功○後○學○不○小○

百史先生評

昔歐陽永叔讀謝景山近著詩文不勝欣喜謂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于法度根蒂前古作爲文章一下筆遂高于人可見古人論文章所貴者法度也法度之文如大將用兵衆寡奇正變化莫測而必以律則勝又如士師用刑出入輕重比擬多方而必以律則當然非尊經學道與古爲處則能爲法度之文者鮮矣婁東王子周臣出減菴文稿示余

息齋集

卷二

王周一

巽

序記併雜文凡四十一首余受而卒業焉始恍然于歐陽子之說也周臣年甫三十餘宜年少才人豪邁雄放之氣勃溢楮墨間有如駟駿之馬奔星覆駕非復羈馮所能控制而顧能節之鑾和雍雍肅肅駕五軸而馳康莊歛才抑氣以就于法度其殆尊經學道與古爲處者乎他文不具論讀其春秋集論自序與減菴說卽皓首窮經深山學道之人未易彷彿其所至而後知周臣之文能如大將用兵士師用刑悉軌

于法度而爲流俗時尚之所不可及者蓋有其本也
若徒以家學淵源代著文名爲周臣多則猶淺之乎
窺周臣矣

息齋集

卷二

王周二

七

語閒錄序

語閒錄者廣陵喬如川先生之手編也。先生之惇行式間似陳太丘。曠宥弗羈世法。似嵇叔夜。阮嗣宗。好義任俠。輕財重諾。則又季布侯生之流。亞而骯髒不偶。弗竟大用。遂以達人豪士。牢騷歷落之梗概。悉斂而銷之。管城筆塚。又以滄父俗子。求田問舍之精神。盡移而注之。裨官掌故。逸史蠹書。目之所到。意之所寓。輒句而筆之。累而帙之。總彙之曰語閒錄。倏而莊息齋集。

卷二

語閒一

巽

語倏而諧語倏而爲奇怪之山海經。倏而爲博物之張華志。倏而解頤噴飯爲曼倩之滑稽。倏而正襟歛容爲仲舒之天人。可以經世可以玩世。亦可以出世。大約胸無經笥。武庫者不能語其故實。胸無林麓松筠者不能語其高邁。胸無烟月花柳者不能語其風流。胸無四知百忍者不能語其道德。胸無蒲團瓢笠者不能語其解脫。而余復以一言蔽之曰非閒不能語。彼營營于利窟。而子母不去手者。能閒乎。役役于

名場而鐘鳴漏盡不止者能閒乎如川之閒而有語也蓋昔哉有道之言也以之羽翼正史可以之鼓吹野乘可屬序於余余喟然曰今

丁簡命二三大臣治平海內亦求其真能任事而天雖然苟非有高世之高

息齋集

卷二

語閒二

究

大約胸無經筭武庫者不能語其言實腹無林麓者不能語其高適胸無烟月花柳者不能語其風雅乘四知百忍者不能語其道德胸無蒲團者不能語其蓋昔詩言言也以及羽翼五史所以之楚人各感而鑿然盡不土昔猶聞乎吹笛之閒而音語

大中丞韓公奏議序

大中丞韓公泣吳之五載，輯其撫吳以來入告之奏，議書成，屬序於余。余喟然曰：今

天子簡命二三大臣治平海內，亦求其真能任事而已矣。雖然，苟非有高世之品之才，曠古之學之識，若燭照數計于事之先者，罕能持大體秉國是，批卻導窾洞悉機宜，然後事舉功成而民賴之。則又存乎真能議焉。故議者事之幾也，處乎任之先則審理而不惑。

息齋集

卷二

中丞一

五

處乎任之後，則責實以有成。古之大臣，歷禹臯周召而下，炳炳烺烺，勲績紀太常，功名書竹帛者，指不勝數。莫不能任，亦莫不能議。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文章政治，未有不合而用之者也。今韓公之來泣我吳，已五載矣。先是公賦之急，莫知所緩。民困于徵輸兵之所處，未之能戢。民苦于驛騷，萑苻滿境，消弭鮮術。刑法煩苛，清理靡由。秀民無以養，黠

民無以懲三吳財賦重地幾于日見朘削小民且莫措其手足矣今公之來也征徭之迫者紓矣兵伍之悍者馴矣賊孽已靖苛政已平秀民咏其且免黠民化其鳩形公之能任固已見於設施徽于風俗豈止澤一方治一時之任者耶昔子輿氏謂伊尹任天下之重而本于先知先覺故能堯舜其君民今公天民先覺之思見于其書其任大故其思遠其議高以宏其任專故其思一其議精以深其任切故其思苦其

息齋集

卷二

中丞二

五

天子股肱耳目之官其輔翼勸相之精勤既足以開建
太平而拜稽陳謨之詳慎尤足以廣敷弘業是故旁
作迓衡則亦召之誥周之書至其敕天時懋猶然禹

之昌言臯之賡歌而已區區賈生治安宣公奏議又
烏能比擬我韓公之萬一哉

息齋集

卷二

中丞三

至

木香張氏族譜序

方正學先生曰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攷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吾觀木香張氏族譜其殆有合于古之修譜者也張氏先世名允者仕吳爲東曹掾輕財重士名顯州郡我吳之有張氏自是始允九世孫廷傑宋紹興年間爲靖州推官未幾乞休笑傲泉石耽嗜花木宦橐蕭然僅得所

息齋集

卷二

木香一

五

愛木香樹以歸傑五世孫士能名恒遊震澤鎮學有文名購室讀書追念先人手澤移植木香于庭張氏之以木香名自是始先是元泰定年間族人士弘登第仕監察御史有風力與撒里不花全上疏言事切直至正年間士堅又登進士授翰林編修士能亦相繼以明經授江淮財賦提舉司旋以省侍歸老清風介節振薄林臯門人私謚之爲文清第六世孫賦溪公源中明嘉靖壬午應天鄉試出中峰董先生之門

屢絀南宮除寧波府別駕廉能有聲以江陵立朝致仕歸安貧樂道日以詩酒自娛念枝族繁盛恐散遠不能聯絡立木香義會每歲三月朔祭畢則燕初舉會時當祭之頃花方蒞及燕則花忽盛開里中父老咸以爲和氣所感一時名公鉅卿迭有唱和以歎美其事木香張氏之號因而大著又自是始後賦溪聞世廟升遐一慟而絕學使者楚侗耿公嘉其忠耿命所司崇祀鄉賢第八世孫見源公夢禎遊烏程庠名

息齋集

卷二

木香二

五

噪浙東西以孝友端方爲時所重平居一言一動悉繩祖武木香祠之輪奐久而彌新則又惟見源是賴焉嗚呼自吳迄今千餘年來其子孫嗣詩書禮樂之傳勿之有替又代有碩德後先相照覽斯譜者可以想見其世德之淳流澤之廣非若他望族之所爲譜僅以著世次紀官位誇于人而已也九世孫繼芳公潤篤學敦行克紹先業慨然欲並士能賦溪見源三先生而爲四于焉合離萃渙修廢舉墜思有以益永

木香張氏之號而屬序于余。余家與張氏世同里。同學得之聞且見者。頗能詳其世系及其仕宦之蹟。與文學之名。故不獲辭而爲之序。

初讀之序次。張氏平平無奇耳。歷年前後文學仕宦一絲不亂一語不妄。此古文之奇合者。不知此之爲奇而端以字句不可讀爲奇。所謂腐木不可以發聲音也。惟吾友能自得之。

陳百史先生評

是本氏譜不可那移而文境愈澹愈老。

孫北海評

息齋集

卷二

木香三

五

牛戒彙鈔後序

臣聞之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則仁者君天下之極軌而好生惡殺則又爲君止仁之本大之保乎四海小之不遺一物古帝王異世同揆未之有易也我

皇上敬天愛民無事不虔恪無念不周摯而又曲體

上帝好生之心痛憫下民殘殺之習欲胥天下而仁之于

博稽載籍之餘蒐輯殺牛公案彙成一編曰牛戒彙

息齋集

卷二

牛戒一

策

鈔 親灑宸翰叙之簡端以震醒蚩氓之聾聵爰命同官諸臣各叙其後臣之俊蹠誦未終仰見

堯仁如天豈獨愛及一物也哉是乃以仁民之心愛物

故不覺其愷切而諄至也蓋蒸民粒食維艱助之耕

穫者惟牛是賴既藉其力以資終歲之計而反戕其

生以恣口腹之欲忍心害理莫大于是宜乎古今來

報應森羅捷如影響讀是編者當未有不悚然懼惻

然生其不忍之心者矣充此懼心則物命猶不可戕

况同類之相殘相害而報應之理有或爽者乎充此不忍之心則凡物之有益于民生者尚不可恣行吞噬而况賸民之膏吸民之髓視其民如魚肉而有可

以道
天討逃法網者乎然則斯編之成也

皇上直欲胥天下而仁之故曰以仁民之心愛物非區區以不殺一牛垂訓化俗而已也嗚呼

帝德翔洽萬民允懷其在茲乎臣敢不拜手稽首而颺

息齋集

卷二

牛戒二

七

言簡末

丁飛濤行稿序

昔人謂韓退之以文爲詩。杜少陵以詩爲文。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自諧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余讀丁子飛濤闈中卷雅藻。繽紛風華掩映。具有一往情深纏綿無已之致。而格律森然麗而不靡。宕而有則。其殆文中有詩。

息齋集

卷二

丁飛一

五

者乎。比撒棘乃知西陵之有丁子。其上淹三古。下籠百氏。橫行濶視于綴述之場者。非一日矣。因縱觀其生平所爲文。併所著風雅體樂府歌辭及古律五七言諸什。而後歎昔人論詩文有相生之法。于丁子益信。然今其文其詩。並行于世。謂文中有詩。可謂詩中有文。可雖然。天地間江山靈秀之氣。蒸動磅礴于才人文士之筆端。而有詩文靈氣無盡境。則詩文亦無盡境也。躋其巔造其極。合韓杜而一之。余于丁子有

厚期焉若區區制舉業又烏足以張我丁子哉

息齋集

卷二

丁飛二

堯



人文士之學端而有詩文書氣錄事等類
以問諸君國風歸泉業又為以與共下子哉

自知錄序

余少時閱了凡袁先生功過格竊憬然有省已而讀雲棲大師自知錄尤爲通身汗下自知二字詢提撕人心一頂門針也卽中庸之所謂獨君子之所必慎者此也蓋夫人一念之爲善不必天知地知鬼神知然後降之以祥而自知其爲善則當念已如景星慶雲其祥莫有加焉者矣一念之爲惡不必天知地知鬼神知然後降之以殃而自知其爲惡則當念已如

息齋集

卷二

自知一

李

山崩海立其殃莫有甚焉者矣嗚呼人卽怠于爲善未有不願終日終身惟祥是集而殃之遠也人卽敢于爲惡未有不懼終日終身惟殃是招而祥之遠也然則人苦不自知耳苟自知則善者當益勉爲善卽惡者亦無樂乎爲惡矣胥天下之人而爭思遷善改過焉皆程子載翼刊訂斯編廣行流布之力也匪特重拈雲棲老人一片度世婆心抑亦我聖朝明刑弼教移風易俗之一助也尚斤斤于書功書

過惟感應是問乎哉。余是以樂爲之序而轉告夫讀
是編者。

息齋集

卷二

自知二

空



息齋集

息齋集卷二 自知二 空

安雅堂文集序

余於萊陽宋君玉叔蓋兩世通籍也其先人太僕公文章吏治炳炳烺烺光前燦後者吾姑勿贅若玉叔以名魁捷春榜其古今文詞膾炙人口奚啻洛陽紙貴洵

興朝第一名流哉先是起家曹郎繼晉銓司未幾備兵三韓分藩東浙已而總浙之外臺所在宦聲赫奕又與其文名並播海內焉今年來吳門出其所爲安雅

忠齋集

卷二

安雅一

空一

堂集問序于余余展而讀之其思深其識宏其慮遠其情長其氣清以厚其調雋以永其格嚴以老其言確以質殆有如懷沙遠遊屈子悲憤之所感乎其沉摯而凄婉也有如歷衡湘越龍門周遊歷覽司馬子長抑鬱太息之所作乎其激昂而雄肆也抑亦若柳州眉山流離困頓備嘗險阻之所寄託而發爲文詞乎其峻潔而曠達也嗚呼玉叔真奇人也其境遇奇其詩文奇其流盼動腕訂古攷今無一之不

奇也。凡一生之嶽崎坎壈，皆其觸發性靈磨礪學問。與夫洞徹聖賢義理之處。歐陽永叔所云愈窮則愈工，非詩文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其玉叔之謂歟。然窮極則通，玉叔之窮有止境，而詩文無止境也。方今

大化維新，海內平治，其必有二三大儒攬經國之訏謨，敷保邦之偉略，委蛇

入告上以日新。

息齋集

卷二

安雅二

空三

聖學下以周達民隱，又或進而登著作之庭，叅論思之席，出入承明典禮和樂，作爲篇什，以發皇至治則安雅堂之爲集也。非止崢嶸峻峭震耀一時之文，而且爲雍容愉怡廟堂金玉之文也。宋君其裕之矣。余故知之深而信之篤者，請以茲言爲他日券。

吳羽三行稿序

嘗讀裴度寄李翱書云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於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旨哉言乎文之所以不求異而自異者其胸中未有不包絡今古涵濡經籍而能聳氣格于霄漢之間窮思致于幽淵之境夙然振拔于流俗之靡靡者也余闡中得吳子羽三卷見其格勁思深尋常尺幅間

息齋集

卷二

羽三一

齋

饒有異境當是力學嗜古之士及撤闡而後知羽三名噪海內久矣幼警慧目十行下年甫十二卽能爲古今文頡頏名流遇有忠孝節義之事卽咨嗟慨慕爲之感賦流連歷落動人弱冠登賢書復困躓十餘年而始獲應運昌期噫宜其學日益邃識日益老文不求異而自異也雖然余不獨賞其文也羽三才智矔矔爲英絕領袖顧其爲人恂恂訥訥笑語不苟跬步必謹是殆性近于道于人世一切矜艷浮靡移情

蕩志之習似能澹然忘懷者歟。將來潔身牧民仰副
聖天子惠愛元元寤寐賢良之至意。吾知羽三其必有
合也。然則律以今日之選格。雖發軔百里乎。他日事
功之所成就。正未可量也已。余因序其行稿而併期
之如此。

息齋集

卷二

羽三二

李五

太上感應篇說定序

遠古之時。上哲之士。其爲善也。無所爲而爲善。其不爲惡也。亦無所爲而不爲惡。從未聞有感應之說也。迨夫鴻濛漸遠。人心日漓。上哲少而下劣多。爲善者而莫或勸之。則爲善不力。爲惡者而莫或懲之。則爲惡無忌。於是聖人怒然憂之。起而創制禮樂。修明政刑。凡所以勸善懲惡者。無所不備。而立經垂訓。又爲之諄諄。詔告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多慶。積不善之家。必多殃。詩曰。上帝鑒觀。又曰。自求多福。書曰。作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又曰。惠迪吉。從逆凶。經雖不言感應。而感應之理。已昭然畢具。乃世人習矣。不察。妄覲微福于天地鬼神。而不知我一念一事之善。卽福基也。念念事事之善。卽集福無量也。徒求免禍於天地鬼神。而不知我一念一事之惡。卽禍胎也。念念事事之惡。卽召禍無邊也。若夫與聖經互相闡發。

息齋集

卷二

太上

李

而尤深切著明言之者。則莫如道藏中太上感應篇。

一書凡有持誦遵行者其感應已如鼓答桴如響赴聲近來梓刻甚廣然未有若我壽翁佟公刊訂說定一本比他本迥異有案有論有解有贊而公更爲之精研密究細加刪潤核而詳該而不雜令人一展卷焉目爽心開骨慄氣斂有不俾善者益善而惡亦爭奮然勉爲善乎粗之可以充鄉約之講讀精之可以佐經史之鼓吹小之可以化一時之世風大之可以回億千之劫運猗歟休哉我公之流布斯編也真羽翼我

息齋集

卷二

太十二

奎

盛○朝○禮○樂○刑○政○之○助○直○還○邃○古○而○豈○徒○以○之○持○身○服○官○
孳○孳○爲○善○以○之○率○屬○教○民○與○人○同○善○無○負○太○上○之○救○
世○慈○心○而○已○哉○是○爲○序○

會試錄序

順治十有二年乙未春會試天下士

上俞禮臣請

命大學士臣額色黑禮部侍郎臣恩國泰典滿洲蒙古
試臣之俊同臣兆龍典漢試及烏金超哈併東粵藩
生試先是甲午歲恭上

皇太后徽號禮成

恩覃中外特廣進士額乃進禮臣所貢士約四千四百

息齋集

卷二

試錄一

亥

有奇扁闡試之滿洲蒙古得士賈勤等五十名另爲
錄以

獻漢士及烏金超哈併藩生得士秦弒等三百八十
五名錄其文優者二十首如例進

覽臣當嚴言簡端伏思臣之俊陋劣無比自釋褐以來
離鉛槧幾四十年且歷任簿書未窺中秘老耄荒迷
衡文益非其任也臣旣弗敢先期預辭比屆期又弗
獲辭受事之日惴惴焉有負

成命是懼。謹與同事諸臣。蠲潔身心。焚香誓約。苟一念

不可告

天不可告

君父併不可對衾影而質多士者立召殃咎務各矢公
矢慎殫力撻羅勿枉置真材勿倖收贖取士之式
一以尊經旨宗傳註為主不敢偏狃臆見以人從我
不敢膠執體裁以此槩彼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
無小疵亦收之若離經畔道習為奇險頗僻之詞縱

息齋集

卷二

試錄二

充

橫於繩墨之外者則雖佳弗錄蓋言者心之聲也孟
軻氏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心
不正而欲政事之毋害不可得也言不正而謂心術
之必端不可得也茲欲收正人以正天下必自其言
之正始故終不能以憐才之心勝反正之心然士而
果才也苟洗心滌慮一赴平康正直之的閱三歲不
虞其終棄也則臣等區區反正之心亦未始非憐才
之心雖然茲所錄之士能於尺幅間範我馳驅者遂

可侈言得人而以釋臣之懼心乎未也昔先正有云
每歎天下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才吏甚盛治不逮
古人議論甚盛事功不逮古人名位甚盛真心憂國
不逮古人其病坐浮而不實也旨哉斯論儻其言正
矣而其心浮而不實則自茲登進以後他日之爲州
邑長吏者果能廉潔慎勤無愧循良保障之任乎爲
六曹分典者果能協恭熙績無愧亮采惠疇之誼乎
爲監司郡牧者果能端本表帥無愧承流宣化之責
息齋集

卷二

試錄三

三

乎爲耳目臺諫者果能殫赤抒忠無愧鳴鳳殿虎之
稱乎爲珥筆

禁輝者果能黼黻增華無愧天祿石渠之選乎爲擁旄
秉纛之大吏者果能安內攘外克勝金湯半壁之寄
乎多士於此有一之不能則皆臣今日所取之浮而
不實也求其一逮古人誠有如先正所歎矣

皇上之期臣以得人者固如是乎臣故曰未可侈言得
人而以釋臣之懼心也然則臣今者旣執士以正更

當課士以實。惟實則不傳舍其官。而精神專營職業矣。惟實則不自便身圖。而操守勿徇嗜慾矣。惟實則不植交要譽。而乃心以之盡瘁。

王室矣。使異日者自縮半通。以至歷踐三事九列。無在不號稱得人。而後臣今日所取之士。方可以仰答成命耳。夫如是以言得人。則臣之懼心更何時而可釋也哉。嗚呼。詩不云乎。小心翼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與諸士孜孜戒勉。終身如一日。以對揚。

息齋集

卷二

試錄四

主

天子休命者。惟此心而已。

脩歸安縣儒學序

攻學宮之設其來已久。先王所以使人朝夕遊焉息焉。以脩業勵行者也。故其廟貌不得不崇麗。庭堂不得不弘敞。齋舍庖廡之屬。以至尊經敬一之制。不得不備。且肅使人于遊息之餘。思往昔名臣賢士文章懿行。興乎此。則低徊而奮發。思祖若父之勤脩勉行。成功立德。起乎此。則感慨而追維。思吾後人子若孫之成德達才。教養培育。繫乎此。則敬念而永懷。然則息齋集

卷二

歸安一

三

學宮之興廢。墜舉所關匪細。未有能漠焉置不介懷者也。余家世松陵。不數武。隸湖郡治。自我外曾大父鹿門茅公起于歸安邑庠。博學鴻文。灼爍宇內。而我先人及我諸季父。皆學鹿門之學。以遊于茲庠。我先人沉養積學。凡七試棘闈。雖未得叨一第。而積德累行。廕及余輩。後人且俎豆于蘇郡祠。亦可稱茲庠之冠冕也。是以余少嘗過之。幾流連不忍去。伯兄泰清氏以明經起茲庠。治春秋教授學者多名魁。出門下。

海內競推之爲麟經宗匠云。今余子若孫之遊茲庠者亦纍纍矣。余子世濂猶于世治亦繇茲庠于丙戌甲午相繼叨賢書嗚呼凡人居恒讀其文佩其行則思其人與其所經歷之處而憑弔焉爲之往復回環不忍置况乎我外曾父以及我父兄之所奮跡與我子若孫之所羣遊肄習之地而有不仰而思俯而興懷繫念者哉。按庠蓋興于元泰定間入明代其創置尤備幾與郡庠匹而科第蟬聯名賢鵲起遂甲湖郡。茲因兵燹之餘未經脩葺廟貌傾圮幾于一望妻其鞠爲茂草學博王君諱啓胤秉鐸于茲其文學德行直與安定先生後先頡頏力圖整葺因屬余文以爲勸夫思先祖父之所遊習以及于子弟之所奮興情殷殷然而不忍坐觀其廢者豈獨余一人爲然耶且茲舉也有憲司爲之提挈與賢守令爲之協力措置而又得賢諭教董率鼓舞于其間也耶因奮筆書此將拭目以觀厥成焉。

息齋集

卷二

歸安二

三

撫東奏疏序

三韓周公撫山左之五載化成績著聲赫中外

天子嘉焉特簡公總制兩廣以行仍敦趨

陛見咨决機宜寵賚優隆備彰異數蓋深信公之撫東

有成效也先是金子嘗與公周旋禁苑珥筆共事恒

服公之才品學識足肩治平鉅任今余退老田間獲

讀其撫東以來入

告之書不覺擊節嘆曰有是哉我公治平之略果于鎮

息齋集

卷二

撫東

七

撫三齊窺其一班矣殆如良醫治病審察脉理標本

虛實極其精細而又熟諳藥性之溫涼燥潤辛甘補

洩狀後投以中病之劑未有不霍狀而起者也大約

病在血脉者宜疏其壅滯養其筋骨而血脉暢矣病

在元氣者宜補其虛耗填其精液而元氣充矣病在

榮衛者宜除其客邪清其雜症而榮衛固矣山左為

神京左臂方二千餘里居南北要衝為吳越閩甌豫章

百粵朝宗必經之道以言乎陸則輪蹄之絡繹如織

宵旦之馳驟靡寧。以言乎水。則漕白之輸輓。星羅槎
使之帆檣。櫛比調劑。稍失其宜。則盤戾梗阻。害不勝
窮。此病之在血脉者。當如何調劑也。我公審知驛苦。
于是乎有東省驛遞衝繁之議。有敬陳整飭驛傳之
議。有分路河南以恤民困之議。有酌議東省分路之
法。以蘇驛困之議。有驛站需銀甚急。請改解司庫之
議。有請復驛道以重郵政之議。凡此皆公之嘔心調
劑。以治血脉之病者也。東省地勢高亢。恒苦雨澤愆
息。齋集

卷二

撫東二

奎

期旱蝗肆虐。一望蒿蕪。民多十室九徙。兼之于逆流
毒拋。荒愈甚。况差繁役重。子遺之喘息奄奄。莫支保
護。一有未至。則根虛易撼。百患俱生。此病之在元氣
者。當如何保護也。我公審知民困。于是乎有安插流
民以資開墾之議。有請緩徵輸以甦民困之議。有請
除開荒之限。以勵實效之議。有請復孤貧口糧舊額。
以恤無告之議。凡此皆公之加意保護。以治元氣之
病者也。青登萊徧處海濱。地皆斥鹵。沿海窮民。皆以

網魚爲業上完公賦下活八口自海禁一嚴資生路
絕兼之逃人伏藏株連善類投誠雜處安插維艱節
宣稍有未當則外感橫侵內症交作此病之在榮衛
者宜如何節宣也我公目擊情形殫精籌畫于是乎
有青登萊三郡民困已極之議有請輕逃人連坐之
法以免畏罪互隱之議有密陳安插投誠官兵之議
有再陳安插投誠之議有敬陳德州地糧之累酌議
變通之議凡此皆公之按候節宣以治榮衛之病者
也至其他封章纍纍無不披丹瀝蓋上弼
君德下補吏治民生更有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
言關繫

息齋集

卷二

撫東三

美

國家利弊興革之大者倚歟休哉卽賈長沙之治安陸
宣公之疏狀茂以方其愷激婉摯已此皆公之才品
學識蘊蓄有素而余固早窺之秘閣追隨之日者也
語云治病需良醫治
國需良相于公不信狀乎

白東谷先生文集序

陽城白東谷先生以庶常起家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歷官華要洊涉大司寇余以菲材出入承明

濫膺署尾與先生珥筆共事者凡十餘年所先生老

學深識稽察天地攷論往古審按當世之務既詳且

晰而爲人敦厚簡重行之有要言之有章與余得並

沐

天恩後先予告歸里今年春先生郵寄念園詩文若干

息齋集

卷二

東谷一

七

首問序于余余展而讀之恍然如見先生之爲人焉
如見先生之吟嘯風月富有烟霞之逸興焉如見先
生之吞吐倫要廟堂金石之離離焉蓋凡人於文章
必其取之也博而出之也深取之博故於六經諸史
秦漢以下諸子之書無不窺日月晦明山川雲物之
變無不收感慨憑弔慘澹嶽崎之境無不歷禮樂政
治民生日用之籌無不備狀後要而約之以合於性
而適於理故其氣雖奔放橫軼其才雖磅礴紆餘而

範於理則醇正而不肆。適于性則簡約而和平。今先生之文。其溫醇似廬陵。而典蓋似南豐焉。其詩之真率如靖節。而自狀如香山焉。蓋廬陵深於政治。而文得之爲雋婉。南豐精于班馬。而文得之爲沉厚。淵明樂天。其高渾古雅。志存乎黃農虞夏。而詩得之爲真實。爲天全狀。而執是以觀先生。猶之未得乎先生也。先生之學。闡奧六經。先生之識。神明著策。先生之冲恬靜重。忠孝本於天真。而恭誠體于至性。故語近而旨遠。法簡而意長。又豈廬陵南豐靖節香山得以牝牡驪黃相視。先生之詩文也。殆若蘇明允所云。廬陵之文。非孟子之文。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是以伏讀先生之書。不特想見先生之靜觀物化。綉繹情性。風雲之變態。歲月之推遷。上黨太行之嗟。峨汾沁澤潞之逶迤。皆恣其筆墨淋漓。而直見吾先生鳴珂珮玉。都俞喜起。臨大事而不變。處高亢而卑牧。是先生之事業。見於前事。旣已扶翊休嘉。光昭化日。而先

息齋集

卷二

東谷二

庚

生○之○文○章○又○能○牢○籠○天○地○刮○磨○日○月○扶○倫○常○而○揭○性○
道○將○以○紹○先○哲○開○來○學○又○豈○徒○文○人○墨○士○跌○宕○騷○雅○
縱○橫○論○辨○之○文○云○爾○哉○先○是○余○子○世○濂○丙○戌○北○闈○出○
先○生○門○下○余○復○與○先○生○周○旋○禁○苑○唱○和○論○心○蓋○知○先○
生○之○深○者○因○卒○業○茲○集○而○筆○諸○簡○端○嗚○呼○使○天○下○後○
世○讀○先○生○文○而○能○以○性○理○求○之○則○庶○幾○乎○得○先○生○之○
爲○文○并○得○先○生○之○所○以○爲○人○矣○

息齋集

卷二

東谷三

完

吳蘇州去思詩文集序

去思之發爲詩歌也。殆原本三百篇矣。甘棠蔽芾之詞。九罭鱗魴之咏。其千古去思之祖乎。蓋思生于去。如饑思食。寒思衣。有非可以強徼而倖致也。凡在位者之方吏茲土也。可以干譽于其上。可以市美于其下。非不令皆卓魯守盡龔黃。及乎解組謝事而後。羣情之真向背出焉。地方之公是非亦始定焉。自非德意及民。淪肌浹髓。而欲人懷借寇之思。家深挽鄧之志。美召伯之菱憩。眷姬公之繡裳。留連歌咏而不能已。已其烏可得耶。吾郡吳公祖瑤翁。由名進士起家。邑長以廉幹奏最入爲儀部。聲名冠曹署間。

今上康熙二年由郎官出守吾郡。閱五載而去。一時士

民攀戀之情不啻嬰兒。中道失其慈母。歛歔慨慕遠

邇一揆未幾。而詩訶洋溢。哀集遂得若干余讀而嘆

曰。有是哉。此可以見吳公政治之得民者深。而凡士

君子之出而爲世用者。當無疑乎道之不可行。而民

息齋集

卷二

去思一

卒

之不易治也。蘇固劇郡，財賦甲天下，俗多鉅猾，吏善舞文。又地當三吳要衝，過客往來，應接不暇。以故長才，恒苦棘手。公下車來，清風兩袖，一惟簡易寧靜爲治。請謁不行，催科不擾，廷鮮扑責，鄉無夜呼。掾屬抱牘，欲上下其手，不可得。遊客至止，將有所謁，輒飲以醇酒，相與談山川風物及民生瘠薄之苦。客往往銜杯意沮，卒不能發一言而去。嗚呼！在昔周公之論治也，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而漢人之歌蕭規曹隨也。

息齋集

卷二

去思二

全

曰：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殆吾公之謂歟！去思之歌，與甘棠九戩之什，今昔比隆，誠宜也哉！夫俗吏旣難與道古而一二有志自好者，又每患世網拘牽，不克徑行其意，且以民之無良，難乎爲上。而由今觀之，吳公之治效如是，吳民之歸嚮如是，其亦可油狀而興起也。夫遂書此以弁其集，并識余緇衣之好暨直道之斯民萬口一心俾後之觀風者庶有所攷焉。

